

全译本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一生

【法国】莫泊桑◎著

李玉民◎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UNE VIE
— 生

[法国]莫泊桑/著 李玉民/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 (法) 居伊·德·莫伯桑著; 李玉民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9. 11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001-2436-8

I. 一… II. ①莫…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0255 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68005858 - 5041 68359827 68359303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 / 王玉玲 范 伟

责任编辑 / 范 伟

封面设计 / 大象设计工作室

排 版 /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6.25

字 数 / 176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2436-8 定价: 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前言

一部文学史是人类从童真走向成熟的发展史,是一个个文学大师用如椽巨笔记载的人类的心灵史,也是承载人类良知与情感反思的思想史。阅读这些传世的文学名著就是在阅读最鲜活生动的历史,就是在与大师们做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交流,它会使一代代的读者获得心灵的滋养与巨大的审美满足。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以中外语言学习和中外文化交流为自己的出版宗旨,三十多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社会科学著作和人物传记等,与国内翻译名家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翻译质量急剧下降,出版物质量也令人忧虑。出版一套质量上乘、造福读者的高品味文学名著便成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内翻译界的一致赞同与积极响应。这便是“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的缘起。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以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著名翻译家尹承东先生为主编,著名翻译家王逢振、尹承东、李玉民、杨武能、张建华、张经浩、陈众议、罗新璋、施康强、郭建中为编委的“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编委会,他们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遴选篇目,选择国内最权威的译本,向读者奉献上一道精神盛宴。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国内最权威的译本纳入这一系列,不断地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读者。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的喟叹。中外大师们不必疑虑,捧读他们著作的读者,便是他们的千古知音,他们的作品将伴随人类文明的足迹,直至永恒。

译 本 序

——雅娜的一生

一生要怎么过，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这是摆在女人面前的真正的终身大事。

她的一生，是在“情”与“欲”、“灵”与“肉”的漩涡中度过的。不必问她是谁，无论她是雅娜还是安娜，只要是女人，只要一生不幸，那么她的悲剧，多半是卷入这种漩涡的缘故。请看雅娜的一生。

雅娜生于一个温馨融融、喜气洋洋的贵族之家。母亲多愁善感，沉湎于风流往事的回忆中。父亲勒佩丘·德沃男爵生性温厚诚朴，乐善好施；他热爱大自然，热爱动物、田野和树林；他特别信奉卢梭的“顺乎天性”的教育思想，这一点对雅娜的成长尤为重要。

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雅娜十二岁时入修道院，一住五年，与人世隔绝，以免受社会环境的毒害。因此，直到十七岁出修道院开始她的一生时，她仍然是个纯情天真、富于幻想的姑娘。她回到白杨田庄，在海边田野憧憬美好的人生、奇妙的爱情，渴望梦想中的那个人来叩田庄的大门。命运似乎对她特别慷慨，不久便派来一个相貌堂堂的贵族青年德·拉马尔子爵。二人一见钟情，很快由热恋而结婚。从少女到新娘，雅娜首先遇到的是情和欲的冲突。她刚刚情窦初开，以纯情投入决定她一生的结合，还难以接受子爵的性欲，敏感的心灵一开始就受到伤害。蜜月旅行到科西嘉岛，新婚夫妻在幽谷山泉戏水时，雅娜才完成性觉醒的转变，在短暂的时间内，夫妻间的情和欲达到了协调。这段美好的日子，成为她一生弥足珍贵的唯一记忆。

然而，情和欲的这种协调，如昙花一现。雅娜的幸福来得迅疾，去得也迅疾，好似流星转瞬即逝，闪光熄灭之后，给她留下的是一片更加幽暗的夜空。这就是先慷慨后吝啬的命运给她安排的一生。

结婚之后，德·拉马尔子爵就摘下温文尔雅的面具，露出了卑劣淫邪、薄情寡义的嘴脸。蜜月旅行回来，他立刻把庄园和财产的管理大权抓在手中，甚至苛刻地限制雅娜的花销用度，暴露了他那贪婪而自私的本性；他稍不如意，就对雅娜和岳父岳母提高嗓门儿，说话就跟争吵一样，表明了他那专横跋扈、缺乏涵养的品格。这一切，雅娜都可以忍受，都可以渐渐习惯；然而，她那颗纯情的心灵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她丈夫那种不择手段、永难满足的肉欲。

德·拉马尔子爵初次应邀到白杨田庄吃晚饭，就同雅娜的使女罗莎莉私通了。蜜月旅行归来的当天夜晚，他就抛开妻子，去同罗莎莉重温旧情。直到他们有了个私生子，雅娜也没有觉察丈夫的奸情，只是在一天夜里，她无意中才发现丈夫和使女睡在床上，精神立刻受到极大的刺激，穿着单薄的睡衣跑到积雪的荒野，要跳崖投海自杀。此后她大病一场，早产生下一个儿子，便移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德·拉马尔子爵恶习难改，又同本地的富维尔伯爵夫人野合，二人经常骑马到树林幽谷私会。奸情被伯爵发现后，遭到报复而双双死于非命。

雅娜的儿子在全家人的溺爱中长大，离家上中学后，很快就堕落了。他赌博成性，并且寻花问柳，同暗娼私奔。数年间，不但提前把名下继承的财产挥霍殆尽，还欠下大笔债务，逼得雅娜不得不忍痛卖掉白杨田庄。雅娜晚年的凄凉境况可想而知，只能从儿子和暗娼生下的女婴身上，得到一点点人生的温暖。

同《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一样，雅娜的一生也是个悲剧。在少女时期，二人都在修道院里过了一段禁錮的生活，都抱着幻想走向人生。女人入世，就要投进情和欲的大漩涡。雅娜和爱玛都同样抱着幻想，虽其渴望又不尽相同，但其命运可谓殊途同归。爱玛抱着浪漫的幻想开始人生，从“欲”出发，感到自己的丈夫缺乏情感情趣，渴望结识一个风度翩翩、谈吐风雅的男子，终于做人情妇，纵情声色，结果身败名裂，不得不服毒自杀。如果说爱玛想入非非，有几分自作自受的话，那么雅娜所向往的，不过是一个钟情体贴的丈夫、一种相亲相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这是一个纯真少女最正当、最现实的渴望。然而，她入世所抱的纯情的理想，却被淫欲横流的现实

所击破。连这种最起码的追求都难实现,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极大同情了。

《一生》是莫泊桑的名篇,显然受了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启发和影响。然而,爱玛是追求幻想而不可得,雅娜却是追求现实而不可得。前者的悲剧是可想而知的,后者的悲剧则出人意料,因而愈加可悲。可不可以设想,如果雅娜遇到另一种类型的男人,她的一生就不是悲剧了呢?当然可以。但是,《一生》便不再成其为名篇,列入庸俗小说之列了。在这部小说中,莫泊桑没有扮演道德说教的角色,而是投注了真挚严肃的感情,这不仅因为他母亲的不幸婚姻同雅娜相似,还因为他不回避社会的现实和他自身的现实。作者固然赞赏纯情的理想主义,但并不信奉。在他短短的四十二年寿命里,尤其在1880年发表《羊脂球》一举成名之后的十余年,他不仅在小说创作上硕果累累,而且在猎艳方面也战绩卓著。从贵妇人到年轻女工,都列入他的战利品的名单。他有三个私生子,只供养而不承认。他讨厌结婚,也讨厌建立家庭。淫风普遍存在,社会就是情和欲的大漩涡,对此谁也无能为力,任何批评指责,就算不是虚伪,也是苍白无力的。

李玉民

目 录

译本序	001
一	001
二	013
三	018
四	030
五	044
六	056
七	070
八	090
九	101
十	122
十一	142
十二	161
十三	168
十四	180

雅娜打好行装，走到窗口张望，雨还是没有停。

大雨下了一整夜，敲打着玻璃窗和房顶。天空低沉，装满了雨水，仿佛胀破了，雨水倾泻到大地上，大地像糖一般溶化了，变成一片泥浆。不时刮过阵风，送来一股闷热。阴沟的水漫出来，哗哗流淌，灌满了行人绝迹的街道。临街的房舍海绵似的吸足了水分，从地窖到顶楼的墙壁都湿透了。

雅娜昨天出了修道院，这一生总算自由了，要及时享受她梦想已久的各种幸福。从清晨起，她就不厌其烦地观望天色，唯恐天气不放晴，父亲就不肯动身。

雅娜忽然发现忘了把日历放进旅行包里，于是她从墙上摘下小小的月份牌。月份牌的图案正中烫金印出“1819”这个年份，她拿起铅笔，划掉头四栏和每个圣徒日，一直划到五月二日，这正是她出修道院的日子。

“小雅娜！”门外有人叫她。

“进来，爸爸。”雅娜答应一声，只见她父亲走进房间。

他就是勒佩丘·德沃男爵，名唤西蒙-雅克，是上个世纪的老派贵族。他追随卢梭，热爱大自然、田野、树林和动物，表现出情人般的温存。

他既然出身于贵族家庭，就本能地痛恨一七九三年^①，不过，他又受了非正统教育，具有哲人的气质，因而憎恶暴政，但只是发泄不满，讲些无关痛痒的话。

仁慈，既体现他的巨大威力，也体现他的致命弱点。他这种造

^① 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党开始专政，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

物主式的仁慈，要爱怜、要施舍、要广为行善、有求必应，倒显得意志薄弱，缺乏主见，几乎成了一种毛病。

男爵崇尚理论，为女儿的教育拟订一整套计划，要把女儿培养成为快活、善良、正直而温柔的女性。

雅娜在家长到十二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母亲的眼泪也未能阻挡。

父亲严令，让她在修道院幽居，与外界隔绝，不与人事接触。他希望女儿到十七岁回家时仍然天真无邪，以便亲自调理，让她沐浴在理性的诗中，让她驰骋在丰饶的田野里，观察动物天生的爱恋和单纯的温情，观察生命的客观法则，从而开启性灵，走出蒙昧无知的状态。

现在，她出了修道院，一团喜气洋洋，显得充满活力又渴望幸福，急于要尝一尝各种欢乐和各种艳遇的滋味。况且这一切，她在修道院穷极无聊的白日里，在漫漫的黑夜和孤独的期待中，早已从精神上品尝遍了。

她的相貌宛如韦罗内塞^①的一幅肖像画，那黄灿灿的金发仿佛给她的肌肤着了色，华贵的肌肤白里透红，覆盖着纤细的寒毛，仿佛罩了一层淡淡的丝绒，只有在阳光的爱抚下才能依稀分辨。一对明眸呈深蓝色，就像荷兰制造的小瓷人的眼睛那样。

她的左鼻翼上长了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右腮下也长了一颗，并带有几根不易分辨的与肌肤同色的寒毛。她身材修长，线条优美，胸乳也已丰满。她嗓音清脆，有时听来过于尖细，但是笑起来却那么开心，给她周围制造一种喜悦的气氛。她有一种习惯动作，双手时常举到鬓角，仿佛要捋头发似的。

她冲上去，紧紧拥抱父亲，说道：

“哎，到底走不走啊？”

父亲微微一笑，摇了摇苍白的长发，又指了指窗外：

“怎么，这样天气，你还想上路啊？”

① 韦罗内塞(1528—1588)：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和著名的彩色大师。

雅娜撒起娇来，恳求父亲：

“喂！爸爸，求求你了，走吧！下午天儿就会晴的。”

“你母亲也绝不会答应的。”

“会答应的，我担保，我去跟她说。”

“你若是能说服你母亲，那我也同意。”

雅娜立即冲向男爵夫人的房间，因为她已急不可耐，早就盼望动身这一天了。

她到鲁昂城，进入圣心修道院之后，就没有离开，父亲规定她到一定年龄之前不准分心。只有两次例外，父母接她回巴黎各住半个月，但毕竟是呆在城里，而她一心向往去乡村。

现在，她要到白杨田庄去消夏。那座古老的庄园是祖传的产业，建在伊波附近的悬崖峭壁上；她期望到了海边能自由地生活，得到无穷的乐趣。再说，那份产业早已确定留给她，她结婚之后就要在那里定居。

这场大雨，从昨天晚上起，一直未停，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个大烦恼。

可是，刚过三分钟，她就跑出母亲的房间，满楼叫嚷：“爸爸！爸爸！妈妈答应啦！快套车吧！”

滂沱大雨根本不见小，当四轮马车驶到门口时，反而下得更大了。

雅娜要上车了，男爵夫人才由丈夫和使女搀着下楼。那名使女个头儿高大，身体健壮，像个小伙子。她是诺曼底省科^①地区人，年龄还不满十八岁，看上去却像二十出头了。她名叫罗莎莉，是雅娜的奶姐妹，因此在府上被当作第二个女儿。

罗莎莉的主要差使就是搀扶老夫人，原来几年前，男爵夫人患了心脏肥大症，身体逐年发胖，现在肥胖得变了形，弄得她叫苦连天。

老夫人刚走到古老公馆的台阶前，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她望着流水成河的院子，咕哝道：“这可真有点胡闹。”

^① 科：地名。

男爵一直笑呵呵的，应声说：“这可是您拿的主意呀，阿黛莱德夫人。”

他妻子起了个华贵的名字，男爵叫她时总加上“夫人”这种称谓，而恭敬中却含有几分讥笑的意味。

男爵夫人又朝前走去，吃力地上了车，压得车身的弹簧咯吱咯吱乱响。男爵坐到她身旁，而雅娜和罗莎莉则坐在背向的车凳上。

厨娘吕迪芬拿来一抱斗篷，盖在他们膝上，又拎来两个篮子，塞到他们腿中间，然后她爬上车，坐到西蒙老头的身边，并用一条大毯子裹住全身。门房夫妇向前施礼送行，关上了车门，主人又最后叮嘱他们注意随后运送行李的两轮大车，这才吩咐起程。

车夫西蒙老头顶着大雨，他弓着背，低着头，整个人缩进三层领的外套里。急风暴雨呼啸着击打车窗，雨水淹没了路面。

两套马车沿河岸大道飞驰，一旁闪过靠岸排列停泊的大船，只见桅杆、横桁和绳索像脱叶的树木，光秃秃的，挺立在凄风苦雨的天空里。继而，马车拐入长街，行驶在里布台山林荫大道上。

不久，马车又穿过一片片牧场，时而望见一株淋雨的柳树，像尸体一般枝叶低垂，黯然兀立在烟雨中。马蹄发出嗒嗒的声响，四个车轮抛起飞旋的泥浆。

车上的人沉闷不语，他们的神思好像大地一样，都淋得湿重了。老夫人仰头靠在车厢上，闭起了眼睛。男爵无精打采地凝望雨中单调的田野景象。罗莎莉膝上放着一个包裹，她像牲畜一样发愣，一副平民百姓常有的神态。在这温煦的雨天，唯独雅娜感到复活了，好似久久放在室内的一盆花草移到了户外。她那快活的情绪，犹如繁茂的枝叶，遮护她的心免遭忧伤的侵袭。她虽然默默无语，但是真想放声歌唱，真想把手伸到车外接雨水喝喝。她观望外面，景物凄凉，全淹没在雨中，而她坐着马车飞驰，既躲风又避雨，心中好不快活。

在滂沱大雨中，两匹马皮毛光亮的臀部腾腾冒着热气。

男爵夫人渐渐入睡，她那由六束整齐的发髻镶衬的脸庞慢慢垂下来，软绵绵地托在颌下三道厚褶上，而下端的褶皱则没入汪洋大海般的胸脯里。她的脑袋随着呼吸一起一落，两边腮帮子鼓起来，

从微张的嘴唇发出响亮的鼾声。丈夫朝她俯过身去，将一个皮夹子轻轻放到她交叉搭在肥硕阔腹上的双手里。

这一触碰把她惊醒，她睡眼惺松，直愣愣地看着这件东西。皮夹子滑下去，震开了，里面的金币和钞票撒了满车。这一来，她才完全清醒，而女儿看着开心，格格大笑。

男爵拾起钱币，又放到夫人的双膝上，说道：

“喏，亲爱的朋友，埃尔托田庄只剩下这些钱了。我卖了那座田庄，好修缮白杨田庄；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常去住了。”

男爵夫人算了数，总共六千四百法郎，数完便把钱从容地放进自己兜里。

祖传三十一座庄子，这是卖掉的第九座。余下的田产每年约有两万法郎的进项，如果经营得当，每年收入三万也很容易。

男爵一家生活相当简朴，这笔收入本来够用，可惜家里始终有一个敞着口的无底洞，即乐善好施。乐善好施吸光他们手头的钱，就像太阳晒干沼泽地的水分一样。钱哗哗流淌，很快流光了。怎么花出去的呢？谁也说不清楚。家里总有人说：“真是怪事儿，今天我花出去一百法郎，还见不到买了什么东西。”

不过，这种慷慨好施的行为，倒是他们生活中一大乐趣；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心照不宣，达到了可歌可泣的默契的程度。

雅娜问道：“现在，我那庄园修得很美啦？”

男爵兴冲冲地回答，“孩子，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雨势渐渐小了，不久就飘着雨雾，化为霏霏细雨。天空密布的乌云仿佛飞升，颜色由黑变白。突然间，斜阳的一长束光芒，从看不见的云隙中射到牧场上。

云层裂开了，露出蓝色的天穹。继而，云隙越裂越大，就像面纱撕开一样，只见澄净幽邃的碧空扩展开来，笼罩大地。

一阵清爽的和风吹过，宛若大地欣慰地长出了一口气。就在马车沿着园林行驶的时候，不时听见一只晒羽毛的鸟儿欢唱。

暮色降临。车上的人，除了雅娜之外，全都打起瞌睡。他们在乡村小旅店停了两次车，让马歇歇脚，喝点水吃点燕麦饲料。远处响起钟声。到了一座小村庄，他们点上了车灯；天空也点亮了繁星。

上了灯的庄户稀稀落落，时而一点光亮穿透了黑暗。猛然间，从一道丘岗后面，穿过杉树林的枝叶，升起一轮圆月，又大又红，仿佛还没有睡醒。

夜晚十分温煦，车窗玻璃放下半截。雅娜在梦幻中游累了，饱览了美好的憧憬，现在也休息了。不过，一种姿势坐久了肢体麻木，她时而睁开眼睛动一动，望一望车外，在明亮的月夜中，看见路边闪过一家庄户的树木，或者散卧在牧场上并抬头观望的奶牛。她换了个姿势，想重温一场恍惚的梦境，然而，马车持续不断的隆隆声响充斥她的耳朵，令她神思倦怠，于是，她重又合上眼睛，只觉得精神和躯体都疲惫不堪。

马车总算停下了。男男女女手提灯笼，站在车门口迎候。终于到了。雅娜猛然醒来，一纵身跳下车。男爵和罗莎莉由一名庄户照亮，几乎是把男爵夫人抬下车的。老夫人的确精疲力竭了，她难过得哼哼呀呀，声息微弱地重复道：“唉！老天哪！我可怜的孩子们！”她不吃不喝，只想睡觉，刚上床就睡着了。

只有雅娜和父亲共进晚餐。

父女俩相视而笑，隔着餐桌手拉着手，两个人都像孩子一样高兴，接着一道观赏修缮一新的庄园邸宅。

这座诺曼底式的邸宅介于城堡和农舍之间，又高又大，十分宽敞，能住下一个家族的人，一律白石结构，只是年深日久而变成灰色了。

中厅特别宽敞，从前到后将楼体分成两部分，前后对开着两扇大门。一进门左右都有楼梯，到二楼合起来，形同一座桥梁，横跨厅厅上面，为堂厅腾出很大的空间。

楼下右首有一个异常宽大的客厅，墙上挂着花鸟图案的壁毯。全部家具都罩着精美的绣锦，清一色拉封丹《寓言》的插图。雅娜惊喜交加，发现她小时爱坐的一把椅子，那锦罩上绣的正是《狐狸和仙鹤》的故事。

大客厅的隔壁是书房，珍藏满满一屋子古书，接下去两个房间尚未派上用场。左首有新镶了壁板的餐厅、床上用品存放室、餐具室、厨房，以及带浴室的一小套房间。

一条走廊贯穿整个二楼，两侧排列着十扇房门。右首最里端是雅娜的一套卧室。父女俩走进去。这套卧室，男爵刚刚叫人修理一新，但是所用的韩幔和家具，都是闲置在顶楼上的存货。

卧室壁毯是弗朗德勒的产品，相当古老，图案上尽是古怪的人物。

雅娜姑娘一看见自己的雕床，便高兴得叫起来。四脚有四只橡木雕刻的大鸟，全身乌黑油亮，托载着床体，仿佛守护天使。床体侧面的浮雕是鲜花和水果组成的两个大花篮。四根精雕细刻的床柱顶端是科林斯式^①的，支着雕有玫瑰花和扭在一起的小爱神的天盖。

这张雕床过分高大，但仍不失为典雅，尽管年代已久，木料失去光泽，显得黯淡一点儿。

床罩和天幕闪闪发光，犹如交相辉映的天穹，那全是用深蓝色的古绸做成的，上面绣有硕大的金黄色百合花。

雅娜姑娘仔细观赏了雕床之后，又举烛照亮壁毯，看一看织的是什么图案。

一名贵族少年和一名贵族小姐，身着红黄绿三色奇装异服，正在一棵白果累累的蓝色树下交谈。旁边一只大白兔正在吃灰色小草。

在这两个人物的正上方是远景画面，有五所尖顶小圆房子；再往上瞧，几乎连着天空的地方，却竖着一架红色风车。

这幅壁毯四周围绕着大型花卉图案。

另外两幅的图案跟这一幅相似，所不同的是房子里走出四个小人儿，他们全身弗朗德勒人装束，都朝天举起双臂，表示万分惊愕和愤慨。

最后一幅壁毯上织的是一幕惨景：兔子仍在吃草，那青年横倒在旁边，好像死去了。少女凝视着他，正用利剑刺进自己的胸膛，树上的果子已然变黑了。

雅娜不明白画面的意思，正要走开，忽又发现边角有一只极小的野兽，好似一片草屑，图案上那只兔子若是活的，准能把它一口吃

^① 科林斯柱式起源于希腊，是三种古典建筑柱式最为华丽的一种。

掉。然而,那个兽却是一头狮子。

雅娜这才明白,这是皮拉姆斯和西斯贝^①的悲惨故事。她认为图案过分天真,虽然觉得好笑,但是这一爱情遭遇能时刻唤起她美好的憧憬,这种古老传说中的温情每夜都在她的梦中盘旋,在这种氛围中安歇倒是差强人意的。

室内其余的家具陈设风格各异,全是世代的家传,从而使这类古宅变成古董杂陈的博物馆。一个路易十四时代的五斗柜,做工十分精美,黄铜的包角还金光耀眼;五斗柜两边各摆一把扶手圆椅,却是路易十五时代的,还罩着当年的花绸椅套。一张香木造的写字台和壁炉遥相对应,壁炉台上摆一个球型罩的帝国时代的座钟。

座钟好似铜制的蜂笼,由四根大理石柱吊在金花盛开的花园上空。一根细长的钟摆从蜂笼下方长长的缝隙中探出来,摆锤就是珐琅质翅膀的一只蜜蜂,永世在花园上飞来舞去。

钟盘是彩瓷的,镶在蜂笼中间。

座钟响了,打了十一下。男爵亲了亲女儿,回房休息去了。

雅娜还余兴未尽,勉强上床安歇。

她最后环视一下卧室,这才吹熄蜡烛。然而这张床只有床头靠墙,左首挨着窗户,月光射进来,流泻在地上,恍若一汪晶莹的水泉。

月光反射到墙上,淡淡的,悄然爱抚皮拉姆斯和西斯贝静止的恋情。

再从床脚对面的窗口望出去,只见一棵大树沐浴在融融月光中。

雅娜翻过身去侧卧,闭上眼睛,过了片刻又睁开了。

她总觉得还在车上颠簸,隆隆的车轮声还在脑海里震响。起初她静卧不动,以为这样就能入睡,然而,心情上的焦急,不久又传

^①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所讲述的一个爱情悲剧。巴比伦这对恋人因家庭反对而私奔,相约在一棵桑树下会合。西斯贝先到,被母狮的吼声吓跑,慌忙中丢掉面纱。皮拉姆斯发现被母狮撕破的面纱,以为西斯贝被母狮吃掉,便举刀自刎。西斯贝回来看到此景,也自杀身亡。从此白色的桑葚变成了黑色。